


中国当代小小小说作家丛书·第三集·
王保民主编

黑 蝴 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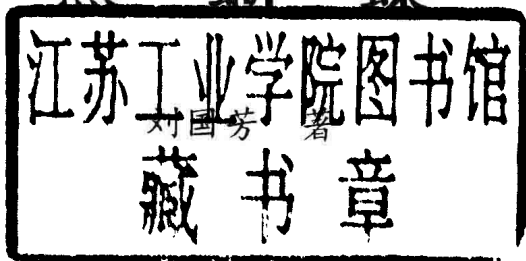
刘国芳著



出版社

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

黑 蝴 蝶

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(桂)新登字 02 号

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

黑蝴蝶

刘国芳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各地新华书店发行
(南宁市民族大道东段) 广西教育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5.5 字数:120千

印数:1 10,000册

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包晓泉 封面设计:张文昕
总策划:冯 艺

ISBN 7-5363-1175-3/I·256

全套定价:46.00元(共10册)

诱 惑

——代自序

刘国芳

出过一本小小说集,叫《诱惑》,现在这本集子里也有一篇小小说叫《诱惑》,还写过若干篇《诱惑》的小小说,为什么把这么多小小说叫《诱惑》呢,我想,大概是我被小小说诱惑的缘故。

我的确被小小说诱惑了。

从84年开始小小说创作,到今年,八年多了,八年间我一直写小小说,发了大约400多篇,70万字左右,有报刊说我是国内发表小小说最多的一位,看见这段文字,我很惶惑,也不安,老想自己是不是在滥竽充数。

有朋友劝我,说在写小小说的同时,

还可以尝试多种文体，我听从了朋友。认真去写，写出一篇散文，2000多字，但在《喜剧世界》刊出时，仍被冠之为小小说，可见，我专心致志于小小说到什么程度了。后来也还作过努力，但这些努力大都失败了，只要一提笔，我的思想就缚在小小说的框架里而出不去，写出来的，仍是小小说，几经失败后，我也就心灰意懒了。后来想既然小小说跟我有缘，我就索性写下去，倘若能真正把小小说写好，也就满足了。

写小小说八年，帮助我的人很多，《百花园》杂志社的王保民老师，金锐老师及其他许多老师，都对我帮助很大，没有这些老师，也就没有我这些小小说，谢谢他们。

破费买我这本小书的人，兴许也被我的小小说诱惑，但如果我的每一篇小小说都能诱惑他们，让他们从头至尾读一遍，那么我就很高兴了。我想，帮助、促成我这本小书得以出版的王保民老师也一定会高兴。

目 录

诱 惑(代自序)..... 刘国芳(1)

黑蝴蝶.....	(1)
灰喜鹊.....	(4)
月牙儿.....	(7)
天鹅之死.....	(10)
青苦瓜.....	(15)
悬 崖.....	(20)
害 怕.....	(24)
彩 虹.....	(28)
绳 子.....	(32)
黄青岩奇事.....	(35)
眼 睛.....	(39)
缺 陷.....	(42)
红鲤鱼.....	(45)
毛 病.....	(50)
说 话.....	(53)

漂亮的妻子为什么和丈夫离婚·····	(56)
爱的延伸·····	(59)
不是笑话·····	(62)
红裙子·····	(65)
现在很好·····	(68)
言极亦反·····	(71)
秤的困惑·····	(73)
街 上·····	(75)
过 程·····	(78)
面目狰狞·····	(81)
奇怪的事·····	(84)
变 相·····	(89)
扳 倒·····	(92)
诱 惑·····	(95)
一 生·····	(98)
山 ·····	(100)
色 彩 ·····	(103)
牛 ·····	(105)
寻人启事 ·····	(108)
月 月 ·····	(111)
泥 塑 ·····	(114)
阿 皮 ·····	(119)
小 琪 ·····	(122)
瘦 子 ·····	(125)
大狼狗 ·····	(129)

影 子	(132)
手 段	(138)
开 会	(140)
一 天	(143)
华的不幸	(146)
狗	(149)
挪 位	(152)
幻的记忆	(155)
批 评	(158)
彼 此	(160)
谦 虚	(163)
借 宿	(165)

黑蝴蝶

那时候儿子依偎在他的怀抱里，有蝴蝶飞过来，是黑色的，很大。儿子从他怀抱里挣脱出来，歪歪地跑着去捉。蝴蝶没捉到，倒是他跑过去把儿子捉到了。他说：“莫捉蝴蝶。”

儿子仰着头，问他：“为什么？”“蝴蝶是人死了之后变的。”

儿子说：“人死了都变蝴蝶吗？”

他说：“都变蝴蝶。”

“爸爸以后也变蝴蝶吗？”

“莫乱说。”

儿子仍要去捉蝴蝶。他把儿子的一双手捉牢来。这儿蝴蝶蛮多，在他们头顶上翩翩起舞。儿子于是抬着头转来转去，大喊：“这么多人都变了蝴蝶呀！”

他把儿子捉回了家去。

这以后他不大和儿子在一起了。他在外面交了个相好，很漂亮的一个女孩，女孩喜欢他，天天和他在一起。有一回女孩对他说：“我们结婚吧。”

他说：“我舍不得儿子。”

女孩说：“以后我给你生就是。”

他发半晌呆，然后点了一下头。

于是就先和妻子办离婚。办了离婚再收拾东西往外走，儿

子拉着他的手，问：“爸爸，你去哪？”

他扯了个谎，说：“出远门。”

儿子说：“爸爸以后不要我了。”

他不好做声。

这时候有一只蝴蝶飞来了。黑色的，很大，他看见儿子盯着它，一动不动。黑蝴蝶晃来晃去飞走了。

他也走了。

以后他便见不着儿子了。他很想儿子。在他想儿子的时候他的新婚妻子便拍着肚皮对他说：“莫慌嘛，我帮你生。”

他想只好这样。

于是就等，等妻子肚子隆起来。可是等呀等，等呀等，妻子并没有给他生儿子。

他便愈发地把儿子想得慌。

有一回再也忍耐不住，便瞒着妻子去看儿子。但好些年不见。他不晓得儿子搬哪儿住去了。很费劲打听才找到。

找到那屋里他看见了一个孩子，孩子很高了，已无昔日的稚气。他盯着看，有些不敢认；但直觉使他相信他就是自己的儿子。于是他对孩子说：“你认识我吗？”

孩子摇摇头。他叫孩子认真看看他。

孩子认真看了后说：“我不认识你。”

他说：“我是你爸爸呀！”

孩子说：“你不是我爸爸。”

他说：“是你爸爸，我是你爸爸。”

孩子说：“不是，你不是我爸爸。”

他固执地说：“我就是你爸爸。”

孩子不再和他争，跑进里屋去拿了一个小木盒出来，递给

他。孩子说：“我爸爸在这里边。”他把小木盒打开来。
打开小木盒他眼泪就流了出来。
他看见小木盒里有一只蝴蝶。
是只黑蝴蝶。很大。

灰喜鹊

这事发生在民国三十六年。当时他在一棵大树下站着，喜鹊叫的时候他正好把头抬起来，看见阳光从树丫间漏下来，弄得他一身光怪陆离的光斑。

他就一动不动地瞪着，大声说：“喜鹊在叫，有好事了。”

他的随从走上一步说：“不，那是灰喜鹊在叫。”

他说：“怎么了？”

随从说：“灰喜鹊叫不好。”

他说：“你怎么知道。”

随从说：“我听得懂灰喜鹊鸣叫的含义。”

他就把眼睛从树上转移下来，望着随从，阳光仍在树丫和喜鹊间飘撒，并且慢慢游移到随从身上，于是随从也有了一身光怪陆离的光斑。

他看着随从，他说：“喜鹊怎么说的？”

随从说：“喜鹊说你将有灾难降临。”

他说：“喜鹊真是这么说的？”

随从说：“真这么说的。”

他说：“喜鹊说我有什么灾难？”

随从说：“喜鹊没具体说。”

他觉得索然无味了，但一双眼睛仍盯在随从身上，阳光又

游移开来。

他伸手推了推随从。

随从被重新推进一片光怪陆离的光斑中。

喜鹊又叫一声。

他说：“喜鹊又在说什么？”

随从说：“还是说你有灾难。”

他说：“你也觉得我有灾难吗？”

随从说：“不晓得。”

喜鹊再叫了一声。

他说：“讨厌，干嘛老说我有灾难。”

随从说：“喜鹊对你好，在提醒你。”

他把手挥一挥。

喜鹊大叫一声飞走了。

喜鹊飞走了天就黑了。

晚上他便觉得身上挺难受，有痛有痒有酸楚有麻木种种感觉，但痛的部位却感觉不到在哪儿，似乎在头上在手上在脚上在肚子里骨子里在心肝脾胃血液里。

他心情骤然坏起来。

他说：“我真的有灾难了。”

随从说：“您感觉到了。”

他说：“感觉到了。”

第二天早上灰喜鹊又发出喳喳的叫声把他吵醒了。

他叫随从去把灰喜鹊赶走。

随从不动。

他便自己去赶。

他一只手伸长来，挥一挥，灰喜鹊动一动，没走；他又挥

手，灰喜鹊再动一动，没走。

他说：“喜鹊怎么不走呢？”

随从说：“看样子你真有灾难了。”

他忽然笑一下，他说：“你也觉得我有灾难吗？我还觉得灰喜鹊和你有灾难呢！”

说完他走了。

随从脸有些白。

等他进来的时候他手里拎着一支枪，喜鹊仍在那儿叫，一动不动；他把枪举起来，瞄许久，轻轻一扣板机，枪响了，灰喜鹊从树丫间直落落跌下来。

他说：“去把灰喜鹊捡来。”

随从说：“捡灰喜鹊？”

他说：“快点。”

随即便犹犹豫豫走了过去。

忽然砰地一声又响了一枪。

随即便直挺挺地倒在地上，阳光从树丫间漏下来，一片光怪陆离的光斑覆盖在随从身上。

随从手上还拎着那只灰喜鹊。

月牙儿

那天，月牙儿忽然想到自己应该有根裤带，于是就上街去买，走了十几家商店，才看中一根，牛皮带，好宽好厚好牢。

买了皮带月牙儿往家里去，到村口，一伙男人在一起坐着，瞎扯。月牙儿听清他们在争论，一个说女人裤带紧好，一个说女人裤带松好，见月牙儿走近了，他们不再作声，都看着月牙儿。月牙儿漂亮。他们看月牙儿的眼睛色迷迷的。

月牙儿逃也似地从他们跟前走过去。

到了家里，月牙儿把皮带系在腰上，系得紧紧的。

几天后月牙儿验证了这根皮带果然牢。

那天月牙儿上山割猪草，看看不早了，月牙儿要下山，但这时村里一个叫大疤子的男人来了，大疤子冷不防地抱住月牙儿，把月牙儿掀倒，然后一只手按住她、一只手扯她裤带，月牙儿大喊大叫，同时肚子上用力，把皮带绷得铁紧，让大疤子怎么也扯不脱。大疤子心虚，看看有人走来，只好作罢，三步并作两步跑走了。

果然有人来，是村上的人。来人走近的时候月牙儿正在整理衣服，那人见了，就说：“你大呼小叫做什么？”

月牙儿说：“大疤子要强奸我。”来人就上上下下看着月牙儿。月牙儿便被看得不好意思。

以后的情况就很糟糕，月牙儿走到哪儿，哪儿就有眼睛盯着她，从头到脚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看。

还有手在她后边指指点点，都说：“这女崽被人做了。”

月牙儿把这话听得很分明。

这样月牙儿一张脸就红通通十分难看，抬不起头。

后来月牙儿索性不出门。

只是月牙儿不出门别人也会来惹她，到夜晚，便有村里一些二流子把嘴贴近她家的窗户，小声喊：“月牙儿，月牙儿开开门。”

月牙儿不理睬他们。

见月牙儿不睬，外面的声音就变了调：“月牙儿怎么不开门，难道我不如大疤子。”

月牙儿在屋里便两眼泪汪汪。

有些女人，同情月牙儿，对她说：“这事都怪你自己，那天不那么大喊大叫，就不会有今天。”

月牙儿说：“我不大喊大叫，大疤子就成了呀！”

女人说：“你现在不等于被强奸了一样？”

默默不语。

月牙儿没父亲，只有一个母亲。见月牙儿活得很艰难，母亲便到处托人给月牙儿介绍对象，有几个跑来见了月牙儿，都满意，但出去一打听，都摇头晃脑，说一声可惜，走了。

月牙儿没人要。

没人要的月牙儿一直在屋里待着。呆久了，很烦很闷很难受。想出去，又不敢。月牙儿总觉得自己被一根什么绳子缚住了，紧得不能动弹。

其实没什么别的带子，只有那根皮带在她腰上系着。系得

好紧好牢好累。

有一天月牙儿把皮带放松了，是到姐姐家里后才放松的。她姐姐出嫁了，在老远老远的一个村庄。

姐姐那儿没人晓得月牙儿的故事。月牙儿漂亮，讨人喜欢。很多人见了她都说：“这女崽真水灵。”

还说：“月牙儿你莫走，留在我们村里做媳妇。”

月牙儿笑笑。

不过没隔几天不幸又降临了月牙儿。

那天月牙儿姐姐不在，姐夫在，是深夜。姐夫悄悄走进她屋里来，然后一把抱住他。

月牙儿想喊，但想想以往的事，月牙儿有些不寒而栗。

月牙儿不敢喊了。

姐夫先去解她的皮带。月牙儿的皮带好宽好厚好牢。但那时候没系紧，被姐夫一扯，皮带就松了。

第二天，月牙儿不辞而别，把皮带扔在地上，留下一张字条，上面写着：你不得好死！